

噗嗤一声响

□高明昌

回村看望老母亲，走到场地外，小妹家的阳光房里满是亮堂，母亲微微地仰着脖子，右手微撑着右腮，在那张古老的藤椅里半仰着身体。母亲在午睡，好像很是惬意的样子。我走了进去，蹑手蹑脚，手触碰到了阳光房的玻璃，拉到人能够进去的距离后，我就走了进去，翻身将原先敞开的门慢慢地拉拢来，当两扇玻璃门合拢到最后的距离时，门发出了噗嗤一声响，虽然很轻，但母亲醒了。母亲说，你又回家来了。

我说是的。我所不懂的是：这么轻盈，这么短促的声音，母亲还是听到了。母亲不是说自己的耳朵越来越背了么？这声音，你也能听见？母亲说，这个时候安静，安静了什么都听得见。母亲解释，这是老早养成的习惯，改不了。

这是习惯，我很相信，因为我小的时候，母亲就是这样做的。

我十二岁了，母亲开始让我一个人睡西房间，理由是儿子读书需要清净，也需要安静。每天晚上，到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母亲会在客堂里问

我一句，儿子啊，你书读好了吗？我说快了。母亲从此不再问我，但等到九点钟的时候，母亲一定前来替我整理书本，然后看看我睡觉的样子，有时会拉一下我的被褥，最后出门时，将门轻轻地拉上，拉到门框的位置时，母亲突然放慢了速度，母亲像是在提起很重的物件一样，用足力气关门的。尽管如此，当门与门框合拢的一刹那，门还是发出噗嗤一声响的。我那时暗笑母亲的顶真，我又不怕声音的。

母亲关门的这个动作，我眼里看着，心里记着。我认为时间到了半夜三更，轻点关门确实对一家人有好处。此后一段时间里，我便开始想着如何关门，可以让声响降低到最小程度的事情。我还没有忘记，我曾在门边的沿口上，粘贴过一层白纸，以此想降噪；也曾用棉花的絮絮头夹在沿口，也将菜油涂抹在沿口上。我以为这些都可以降噪，但事实不是。后来我就在速度的快慢上，测试声响的大小。虽然效果也是一般，但却养成了一种习惯，以至于离

开自己的房间时，也曾竖起耳朵，去听门被合上那一刻发出的声响，到底是轻了，还是重了。

关自己的家门，可以实验，集体的门呢？读大学了，一个宿舍五个人，大家见我有点闲，建议我负责关灯，就叫灯长，我不愿意，我说我可以负责关门，叫门长。大家同意了。在我的示范下，一段时间过后，大家突然发现关门声轻了后，可以避免惊动，避免惊吓，也让门外的人，有了平静与安宁。大家悟觉，这轻轻关门好处很多，先是关照了自己，再是关照了别人，很文化，很文明。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传递，理解宽容，关门的轻重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母亲现在九十高寿了，确实禁不住咣当之声的干扰。每次回家，关门了，我的双手就自然会紧握门把，就像握着某一种的使命一样，慢慢地向门框靠近，靠近，然后噗嗤一声响，门就关上了。每次都这样，而每一次关门之后的转身，我都会看见母亲慈祥的笑容，这笑容让我高兴好多天。

父恩难忘

□周荣池



我的散文集《父恩》写成后六易其稿，首发于2023年第5期《钟山》的“非虚构”栏目。这个栏目的名字与书稿对应出一种隐喻意味，父亲的恩情，确实是一种无以虚构的事实，是个人以及社会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实主义。我在写作上关于虚与实的困惑，通过一位农民父亲得以呈现和解决。文学与生活更在意深情，而不是陌生且虚无的深刻。

我没有想到会为自己的父亲写一本书。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紧张甚至冷漠。他暴躁、粗鲁，我小时候会被他用柳条抽打。日后我凭着考学进城生活，他得意地与人讲他的“育儿经验”，其中一条竟然是“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我知道他是以此掩饰自己一生的无奈和悲凉。

我同情父亲。我十八岁时就和他相互递烟，彼时我和他在医院守着垂危的母亲。那一夜气温零下五度，可能是我们父子人生的冰点。他身腰结实，当过兵，眉目也曾清秀，能喝酒，好交友，为人仗义。他娶了一个驼背又有精神病的女人，此后二十七年，就生活在她苦病纠缠和无尽哭闹中。母亲离世后，我对他说：“你解脱了。”他独居后苍老得十分迅速。我开始有一种危机感，害怕他突然离开。无奈的现实使我狠心希望母亲早点离开，也诅咒过蛮横的父亲。我曾躲在他乡多年，可他们就像倔强的巴根草一样难以老死。当我回到南角墩，他们却慢慢地离去和苍老。此后我不断地回乡，我并不和他多说话，只要见到他就好，有时会彼此埋怨。他越来越像个孩子，愿意听我的意见，我甚至不喊他父亲。他年轻的时候，曾因为拿不出我上学的费用，窘迫致使我叫我“儿老子”。

他的酒量明显下降，身上也总有不明的疼痛。村里人都羨

慕他，大家没想到他能过上今天的安生日子。他当年有了我这个儿子，被人们称为“坏稻剥好米”。人们不曾愿意祝福他。他今天所得的安详，也或许令人们不安。在平静如水的日常中，我心里生出复杂的隐忧。当年为了求他不要与兄弟争执，我当着众人跪下朝他磕头的父亲，今天让我心里五味杂陈。我不能说自己无比爱他，更多是儿子的责任，也并非如他对自己父母所恪守的典型“孝道”。他所犯过的错误，对我们与村庄带来的伤害，都是无从改变的。然而我心里越发紧张，甚至会莫名伤感。

因为这种伤感，我才提笔正面写他。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会写出“恩情”。我只是想写“一个老子”，好像他都不能用“一位父亲”这样书面的字眼。我在京沪高速某个出口处的活动板房里写成这部书稿，写完后我才明白，和他有关的每一点事实，对我都有不尽的恩情。这种恩情不是具体的给予，而是一种磨炼和启示。过去苦恶的情形也都化作从容的祝福。

一个父亲的孝义、倔犟、温情、勤力、豪情、暴躁、怪古、促狭、乐观和慷慨，是他的性情，也是无奈而有效的办法。我没有觉得这是溢美之词。在南角墩，在里下河平原以至乡土中国的现实里，有无数这样的父亲，用他们日渐苍老的脊背，担起了我们艰辛而恒定的日常。许多父亲说不出什么道理，许多孩子也没有办法讲出父辈的故事与恩情。其实，理解他们的内心，就是抵达父亲般的现实主义。今天，我们有那么多机会说话，却不曾为一位老父亲说过一些动情的话——又或总是以“父爱如山”的沉默，一定认为父辈坚强而无需言说？

一个作家能做的，可能只是躲在某个角落流泪。感谢生活和大地于我父亲般的恩情，这就是我的所爱。

十月的歌

□石路

十月，天空映现新一轮圆月
不仅仅洒在你我身上
扬起的皎洁的光
也不仅仅是穿了一件新衣裳
它的牌子叫时尚
月下的黄昏，除了朦胧、亲昵
更有幸福不尽地流淌

十月，屋檐的喜鹊们在撒欢
不仅仅来来去去闹腾
自由地唱着轻狂
也不仅仅是累了回一趟老巢
在那歇息再飞扬

是家的地方，除了思念、依恋
更有未来使劲地畅想

十月，村口的老树睁大了眼
不仅仅看老幼与媳妇
视线停在这上方
也不仅仅是春天的亲抚使然
才有的赫然向上
有庄稼的田野，除了种子、果实
更有老枝默默在身旁

十月，小河的清波滑向东去
不仅仅风吹着跟着
才朝着这个流向
也不仅仅是那儿有江海入口
顺着靠近它的身旁
有大江大海，除了浪花、潮头
更有希冀中的在水一方

江南情

□丁惠忠

在江南水乡的橹声里
有一座老屋安顿清亮的溪岸边
注定一生去惦念，亲近或回忆
那一幅无边的画总在笔下凝固
像纸鸢飞向色彩艳丽的山水间

小镇街道的霓虹灯恍恍惚惚
沿路松柏棕榈榭树木槿野百合杜鹃
植物下虫鸣咬破静谧的氛围
偶尔不知名的候鸟出没往来
古老的江南沉浸在盈盈的夜色里

有一年友人给我送来一株橡皮树
它苍翠却无花，在院落盛满一方绿洲
闲时，我看它手掌般肥厚的心形叶片

在树缝间漏下一缕阳光晒着心事
它磊落无比不改一丝一毫的形状

秋深，橡皮树蓄足劲想跨过一个坎
然而，它没法与自然作持久的抗衡
经不住最后一场薄霜的浸泡
叶打着卷儿一夜间枯萎凋尽
唯一一撮泥默默地承接它的呢喃

那光秃秃的树干挑着斜生的杂枝
粗砺地迎视日月，扎地成桩
全部能量凝结于掩埋泥土的一截老根
只要根在，就算皮包着筋也不会倒下
甘愿落荒寂寞仍对自然一往情深

一株普通的江南植物
藏匿一个翠绿色的梦
不管我将来会走到哪里
心海里风不疾，雨不骤
沐浴在你留存给我的那束光焰里

问安的人

□詹超音

微信联系人加上群，可与两三百人攀谈。说“依好！”当然得回一声好。见是“大家好”，就看情况了。真要讲礼节，忙不过来。

大江是律师，爱诗，是个最健谈最注重礼节的人，一天对众问候十七八次，随时随地，不在乎有没有回应，有应必复。觉得他很空。

金生从不主动扬招，但有问必答。他是某报编辑，洞察力很强。我确定他时刻敏锐地关注周围。但他做版忙兜兜，所以不主动逗群挑话。

几位女性喜欢作诗，诗兴很强，造速特快，日有数篇，时作推

敲，觉得更好，重发。谁不喜欢赞？等的就是熟悉的头像一个个跳出来，会数，漏了心里会嘀咕，自喜的程度随赞数递增。生活就是这么美好！

热情的峰值初始最高，早中晚，数不清的问候，忙忙忙，夹住尿也得先作应。现代生活就是这么勾人、这么美妙。

总有领军的，宣布项什么，能引起关注的、共鸣的，来个不高潮，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然后统一，一片欢腾。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

有人问安，说明了存在，生活有了气息，时光便多了快乐。感谢所有问安的人，感谢有你！